

黃昏溜進書舖的後門,飲水需求屬於思想問題



我不再被授權去安置一輛車的感情結局



漸漸被室內的
太陽吃掉
——骨頭很
嫩,不便聲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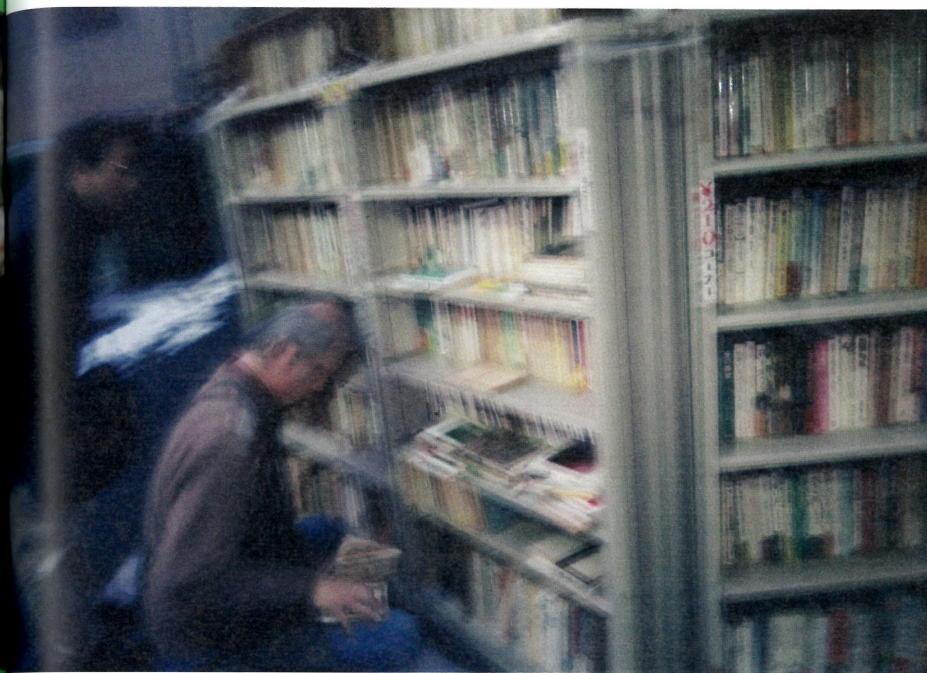
螞蟻的隊伍，在散視的眼球皮膚上
搜索糖份的遺址

以肋骨與
尼古丁的
警覺心，尋
找手提行
李的同盟



從溺水的船瓶底部打撈旱季的詞條

成熟的人該掉進蛋和蜂蜜的陷阱裡死過幾次



早上醒來，
尊敬那些失
去讀音的詞
彙。它們教
我許多，年老
後還堪生火

事物

1

如何能迫進地抓住那誠實的珍獸
——緊握牠，除非牠意圖逃走
在碩大的流亡家面前
春天長出皮毛
字典增重了幾磅
顯得神色慚愧

坐下／起身／穿鞋行走
作一個人
便有了領和袖的好處
不否認過敏和抗辯的跡兆
在事物與事物之間
神盜取了捷徑
一不留心溜走

2

討論最大值——集合，質數，定律
尋獲一隻比較大的眼

安裝你新摘取的內臟

宇宙每次晃動
便削瘦一點
使我更加敬重
銘的事業

鉛孔，銀牙，鐵的時間
去完整誰陶瓷密饒的心
談及怪癖，也算得上收藏家
兩人晚餐：最基礎的考物誌

在盤飧間快樂
像一尾魚，解開鰓衣
初學直立
便曝光真心

3

這是我友好的身體
這是我熱情的手勢

一份美妙友誼的開頭：

短則

沒有甚麼比現在的幸福
更加不幸了
把身體密合地縫摺
晚晚的
雲的預示
比所有未履行的誓
還要莊冷的

那冷
畢竟是精神性的嬰兒
產自上世紀思想裡的繭
任何手也難以塑型
白貓春草
皆無可比喻

夢境似鵝羽亂生
隕石的掌寬
握緊時空的繩心

一種悲哀
宛然浮現
梳頭時，後頸長出陶灰色的霰
風開始颳了
星星違反起初的許諾
降命予人

我只看見
分離的雪地，針草興盛
我要告知眾人：
生活即兇殺！
你也沒習慣過
直到現在還是找錯鑰匙

乃至，被陌生人緊握
雛馬也忘懷了故鄉
眾心之門
闔即是破——
早晨，徹夜未眠的風琴手
挾著一個驕傲的音
從樺樹林中走過

有的人天生軟弱

讓我再一次 和疑問交合
讓我張開羽毛和頭髮
釋放我心裡不孕的母獸

此刻，我非常非常非常渴望地
把自己套入一雙粗糙的短靴
深陷一則不祥的啟示

我卻不情願走
在你喊死以後
從中斷的電影情節目擊
前半生踽踽跚跚
地表 最不毛的夜丘

有人天生和愛一國
有的人天生軟弱

無事的光陰中我相信你
無光的夏晝中我相信你

我聽候你，直到滿溢
我兵候你，銀鯨遊行的潮汐大隊
逼近我們居住的
荒涼而卑小的城

不招風的房間
被你觸摸，我成為
地底一朵飽思欲盛放的
滿惡之華

地點富含顏料，水脈多疑
而黑暗豐饒
被你擁抱，我感覺
肺葉流動煙塵和尖叫
這流金歲月——

你不在身旁的日子
我面相如花，全部
全部朝南方開放

春天之一

1

你由著孤老的囚徒主宰這萬端不願的世界
你由著嬰兒生養純熟的皇冠篩落煙雲的珍珠
你憑藉遊戲獲得首發的聲息
不孕的森林妊娠異樣的松果
你任憑血與血之逝殞，石與卵重獲生機
你在罪犯逃逸的荒野低下臉哭泣

群眾從除名的天井搬運斷株的罌粟
廣場上掃盡落髮，建造藏匿的房間
聲音涼去
記憶如薄紙
編纂的隊伍高舉颶風的陣形通過熄燈的長樓
你掌心握緊一場乾涸的祥雨
攤開覓得時間的結晶
霞形
似雪
或其他我們所不識的名諱
異國語的使者再一次利用了黃昏

垂手施展重韻和黑霧的騙術
推動了命運

2

我試圖重新理解一個詞彙隱藏的意義
它從內部向我翻啟另一張未見之牌
伸張脊骨的細項，如一朵恬白山茶的綻放
關於春天，春天之前，搖落的野生的棉絮，棉蕊中的母親
短相思的邪靈佔據處女的腹地，在日落下
成為傳奇
永不懊悔

3

誰從遙遙的玉砌的時代拖曳白雲的衣裳而來
第一萬種的輝煌，黑夜煙花排列其上
手執磚片，銀瓦，琉璃彈的家族安定下來
滿天星辰
霎燃霎死

就連僻難的法術也引來雀鳥的注目
連你綢襟上的繡邊也簇新如蛻蟬的識字
神從植滿胡椒與貓兒草的家中徒步來

腋下挾著閃電寫成的信
搭上夢中斑鳩的列車出發

4

這場夢意外催動了春情
鹿群去吮吸薄倖的霜花榨滴的酒精
撥開肉裡深藏的鎖舌才開了竅
霧中，風景的邀請：
馬纓草式的叛變
乳與麝香的逃兵
滿城春色，無以為繼

茶桌上盤圓於櫻梅之際的博弈
密室內抖落舊髮，披戴翠鳥的斗篷
沙丘推運華麗的馬糧，從南面前進
你住在杜鵑和山蛇雜生的水邊
荒誕的寓言與勞動尚未到來
來拆卸流蘇墜懸的小腿

火是春天的爐匠
愛是廢鐵
鈍重輕易

5

小城C喜歡你因著努力瘦身而拋下的一切
小城C裡留髮辮的女士苗條美貌
小城C的木芒拋來櫻桃色的眉眼
女兒的唇形近似一席小而軟的
貓的襪子，逃亡的細雀踩著穿過落日
你所想像的這世界並不為你描畫
沒有人理解那沒有所謂的理解——
彼此信任，倚賴對方，餵食桃子和白麵
小城C盛產警言和少年的塑像
有一位朋友在那裡但他不記得你
曾經賃居城中，意氣高興，為人所愛
喜歡若有若無的煙花，在雪天
小房裡的新酒，危機逼近的氣味，雛虎的絨毛
像你沒擁在懷抱裡的樣子

6

的的確確贖下自己一個人了
走在午夜般深密莫測的青苔的階梯
去閣樓上，向昨日的山靈撒謊——
放一把火把